

童年親歷「八一八」

張 儒 和

就讀洮南事前徵兆

九一八發生時，我正隨父母寄居東北，雖然少不更事，但目睹日本人的驕狂和東北同胞的屈辱，還有自己所身受的苦難，縱然時間隔了半個世紀，那慘痛的記憶，還歷歷如繪，永銘心頭。

我們寄居的洮南，是遼寧省北部一個大縣，舊稱洮南府，南有四洮鐵路，經四平街接南滿鐵路到瀋陽；北有洮昂鐵路經昂昂溪至黑龍江省城，在昂昂溪與中東（後改長）鐵路交會；西經四平街有打通支線至通遼，北達吉黑、南通滿蒙，綏綬南北，地勢衝要，兵家必爭之地。

東北當局設軍政一體，洮遼鎮守使於此，鎮守使張海鵬，外號叫張大麻子，和外號吳大舌頭的吳俊陞齊名，都是張作霖的老部下。我當時就讀洮南縣立師範中學，是四年制中學和簡易師範科的雙制學校，和另一所女子師範中學，同為洮南的最高學府，當地的學生活動都由這兩所學校領導。

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，多少有些徵兆，民國二十年七月間發生吉林「萬寶山事件」，日人鼓勵朝鮮浪人墾植長春縣萬寶山附近之荒甸，以作為其殖民東北之尖兵。移居該地之朝鮮人，乃挖

掘深約三丈，長約二十多里之渠道，在伊通河截流築壩引水灌溉，致使兩岸耕田遭致水患。當地農民乃向縣府請願，縣府派警阻止，而長春日警竟亦到場干涉。其後當地農民以鋤鐵填塞渠道，日警不顧道義，遂向民衆開槍，引起流血事件。消息傳來，羣情激憤，洮南師範中學發起遊行示威，抗議日警暴行。遊行隊伍到達鎮守使署，衙門裏面沒有動靜，大家喊口號、散傳單，鬧了半天也就散了。過了不幾天，學校開始放假，暑假中，父親帶我和二弟回了一趟北平，我們由四平街到瀋陽，來去都搭乘南滿路快車。八月底回來的時候，客車內旅客不多，沿途看見很多日軍上下，有些「住留民兵」也搭乘這班車，趾高氣揚的在車內唱軍歌，看來有些異樣的感覺。我們到四平街換車回洮南，四洮路不是日人經營的，車上乘客較多，據說由國人經營的四洮和洮昂兩路，把南滿路的生意搶了不少，這也是日人要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原因之一。

九月初學校開學了，已是晚秋天氣，北國大地有了寒意，就在這當兒，不幸的「中村事件」又發生了。起因是日本軍部密派中村震太郎大尉，冒稱什麼「黎明學會」的幹事，使用旅行護照，到洮南一帶偵察軍情，可能是作內蒙兵要調查

。六月間到洮北後，行踪不明，傳說被殺，日軍交涉，藉端生事，作無理要求，其實這是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一項陰謀。

憤慨聲中隨家逃難

事件發生，洮遼鎮守使沒了主張，根本鎮不住囂張的日本人，同學們年輕氣盛，個個磨拳擦掌，要跟日本人拼一死戰，可是東北當局無動於衷，我們叫也無用，祇有讀書報國了。那時節每天下午課後的國術課，同學們最感興趣，打拳踢腿外，刀槍劍戟樣樣都來。

九月十九日，下課後，大家又在練國術，忽然傳說日本人昨夜攻打北大營佔了瀋陽，同學們氣憤得很，紛紛舞動刀槍，咬牙切齒的說：「日本人來了我們跟他拼！」到家父親也告訴我們，日本軍隊昨晚佔了瀋陽，恐怕洮南也會遭殃。當時我們住在鐵路局眷舍，眷區周圍路局用鐵絲網圍起來，用以對付鬍匪，所以地方上管這裏叫做「圈裏」。消息傳來，眷區裏人心惶惶，誰也拿不定主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九月二十日，早上走近學校，同學們紛紛往外跑，沒有見着老師，聽同學說：「日本兵就要到了，張大麻子要投降，學校已宣佈暫時停課，

大家趕快走吧！」回到家，路局的通知來了，要緊急疏散，開車送眷屬到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。父親因職務在身不能親自送我們，母親決心帶我兄弟三人跟隨大伙逃難，當天就上了車，慌慌張張地不知攜帶什麼東西好，一點準備都沒有，好在黑龍江省政府裏有位楊表叔可以投奔，心裏安穩了不少。

火車和平常一樣，過了嫩江鐵橋直奔昂昂溪，這裏接近中東路可以看見老毛子。一路上還算平安，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。在省城住了幾天，消息很多，先是說張學良命令軍隊不抵抗，聽候交涉；黑龍江省主席萬福麟的五十三軍已經調進關內，黑龍江要放棄；接着也有人說馬占山將軍要當省主席，決心保衛黑龍江。我們在齊齊哈爾過的中秋節，實在說大家心裏掛念着父親，那裏有心情過節。幸好鐵路並沒斷，電訊也通，知道日本兵九月廿二日到了洮南，張海鵬與日軍早有勾結，日兵駐了幾天就走了，路局看看暴風雨已經間歇，又將眷屬接回洮南。回來以後聽父親說，我們走後路局的日本顧問就出面歡迎日本兵進城，來的並不是「皇軍」而是「居留民兵」，僅一、二百人，一架飛機在市區上空繞了幾匝，投下物品就走了。

走向疏散入關之路

張鎮守使的軍隊沒有抵抗，也沒有槍聲，日本兵在城裏殺了幾個「馬賊」示威。當時洮昂鐵路局長萬國賓先生因公滯留北平，副局長好像也不在局裏，路局雖然羣龍無首，却還交通正常，

大概是顧問之功吧！（洮昂路爲借日款所築，路局聘有日本顧問。）

回到洮南，學校也復課了，同學大多回來上課，却議論紛紛，好幾位老師要回關內，同學也有要去的，無心上課，消息越來越不好，日本兵雖未來，張海鵬是靠不住了，遲早得受日本人的氣。洮南一片原野，樹木稀少，秋天風起，有些肅殺之氣，大羣的烏鴉連日在空中盤旋，使人覺得災禍就要臨頭了。

雙十節那天，我們母子四人隨着路局疏散入關的人回北平，父親仍然沒走，他是路局的一位單位主管，沒有命令不敢擅離職守（父親後來被日本人拘捕，被控以通匪罪名，備受酷刑，羈押一年多才釋放）。我們收拾了些細軟，攜帶簡單行李上車，還怕日軍殺害學生，臨行我把頭髮剃光，裝扮的像個小學徒，穿着夾袍布鞋，一付土頭土腦的模樣。

刺刀之旁馬賊馬下

從洮南出發坐的快車，還不算擠，到四平街車站有日軍檢查，大家提心吊膽的在刺刀下通過，大氣都不敢吭一聲，還好沒有人被查扣或拘捕。車經過遼，稍作停留，這兒屬內蒙地方，帶有游牧民族風習，車站附近的店家不多，民房都擠滿了候車的難民。因爲車無定時，大家閒着沒事到處打探消息。聽說沿線鬍子出沒，時常劫車。又傳說內蒙受日軍驅使，要佔通遼打洮南。車站謠言很多，物價高漲，以前一塊大洋可買雞蛋百枚。現在只能買到廿個，燒鷄好像是烏鴉一樣，

乾巴巴的不像樣。倒是附近天空佈滿鴉陣，咕噪得令人更加煩躁，等了一天車，到夜晚有一班車經過開往打虎山，我們等車等的心焦，也沒問清楚是什麼車，就擠了上去。半夜裏車到溝幫子，列車長查票，說我們用員工優待票的不能搭快車，硬被趕下車來。在車站挨了半夜，第二天早上慢車到站，車上大部份是鐵路員工逃難進關的眷屬。我們看見車窗玻璃破了不少，心知有異，上得車來才知道，這班車在上一站青堆子附近被鬍子劫車，人也有受傷的，鬍子們不要衣物行李，祇取金銀細軟，爲首的自稱「雙槍小白龍」，也不知是那條道上的，反正都是馬賊。

馬賊劫車的本領高強，得手後飛馳而去。青堆子離溝幫子不遠，我們託天之幸，陰錯陽差，躲過了這場劫難。車上擠的像沙丁魚罐頭一樣，連走路的地方都沒有。車到打虎山，從打通鐵路轉上北寧鐵路，直駛山海關。車過錦州，停留較久，聽說遼寧省政府遷到此地來了，站上有接待難民的人員。往後經過山海關和唐山，北寧路局和交大都有服務隊，接待關外鐵路員工進關的難民。唐山交大發的「窩頭」特別香甜。

進了關，大家心情安定多了，車上的人又紛紛談論日本人的下一行動，對我們中央的不抵抗，猜不出什麼道理，奇怪的是那麼多的東北軍，入了關怎麼不見回來？談論歸談論，車到天津、北平大家相率下車，各自投親奔友，暫謀安身之所，慶幸的是自己能够脫離虎口。

悲憤的流亡三部曲

我們回到北平老家，祖父母和叔父們一顆提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。一切安頓停當，最需要解決的就是讀書問題。此際逃難進關的東北學生，大多集中在北平，政府特成立東北中學加以收容，另外分發一部份到平津各大中學校借讀。我被分發到一所離家較近的中學借讀，算是半個流亡學生。後來流行的「流亡三部曲」，就是這些東

北流亡學生唱起來的，記得它的歌詞部份是：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，那裏有森林煤礦，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……九一八，九一八，從那個悲慘的時候……流浪，逃亡！逃亡，流浪！流浪到那年？逃亡到何方？……誰使我們流浪？誰使我們逃亡？……我們休爲自己打算，我們休顧自己逃亡，我們要團結一致，跑上戰場，誓死

抵抗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……」每當聽到這首悲昂淒惻的歌曲，都不禁熱血沸騰，慷慨激昂，也因此使我投入革命的戰場，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。不幸的是赤色帝國主義和它的鷹犬，又攫取了東北，沉淪了整個大陸，九一八無窮的遺患，還需要我們團結一致，共同瀟雪半世紀來的奇恥大辱！

中外文庫

之二十二

同光風雲錄

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閔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正雜誌社

邵鏡人教授著
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中外文史

叢書

南京大屠殺

郭岐將軍著
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證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創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